

都會區跨族家庭子女 語言學習的困境

都会における異民族家庭子女の言語学習の苦境

The Difficulty in Learning an Aboriginal Language for Mixed-Blood Aboriginal Children Living in Urban Areas

文・圖 | 希亞子・巴萬 (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發展協會「台北原創」辦公室主任)

我是職業軍人退休，打從學生時期到退役日，時間長達20餘年。這段時間是我對本族文化認知的空窗期，因為除了執行公務之外，所接觸的、能互動的人、事、物，都與民族或民族文化無關。就算休假在營外，也得因職務規範不能踰距，或珍惜與家人相處時光，鮮少碰觸民族文化相關事物。隨著時光的腳步，漸漸地與本族產生疏離感，不陌生但感覺很遙遠，就算得知，記憶只是片面，回到部隊又丟到腦後。

翻譯再翻譯 家族聚會像聯合國

回到我自己組成的家，更是讓人覺得好玩又好笑。排灣族的老婆跟我溝通用國語，互動沒問題；但回到她世居台東大武鄉，我就變成少數民族。岳父岳母及老人家，都用族語交談，對話還得借助翻譯。好奇的是岳父岳母家的小孩子，都講Holo語，或許是環境使然吧，大武鄉大武街十之八九都是Holo人，排灣語在他們家小孩用語習慣上硬是轉為第三順位，要

學排灣族語也很困難。

相對地，帶老婆回賽德克族發源地，南投仁愛鄉，她也是鴨子聽雷，一籌莫展。想不到吧，我們兩個不同語言的人結合成一家，習慣了用雙方聽懂的國語溝通；但雙方家長碰面，可就熱鬧了。我們倆夾在中間，我翻賽德克語轉國語再轉成Holo語或排灣語，她翻排灣語轉國語再翻成賽德克語；翻譯來翻譯去，簡直像小型聯合國。好在老人家會講些基本的日本語，溝通尚無大礙，否則會累翻。

其實，與其說是我倆雙方對自己族語有保留，不如說是對族語認知程度不夠。自己或許是因為大部分時間在營區內，全心投入工作，沒多少時間、精力來關注說或學族語這件事上，所以也不刻意要求對方要學或一定要學。直到兩個小孩陸續報到，我才驚覺要學族語；對這個問題，現在想想有點嘔。要教泰雅語（當時賽德克族尚未正名，統稱泰雅族）我不會，想跟老人家學，反被修理說是：「自己有家不回，回別人家？」意思是說有自己語言，



筆者（中）與妻女合影。

為何要教別族語言？兒子更是絕：「戶口名簿寫我們是泰雅族，你教我的是…」怎麼說，都得從頭說起啊！

都會生活 把族語晾在一邊

「語言」是原住民族文化的根基，由於缺乏文字記載，「語言」就變成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關鍵。我很慶幸也很榮幸沒忘掉我的族語，雖然偶而會有些走調，但很快就會補上。回到部落祖居地也是一樣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很少互動，我聽得懂長輩或對方說的、問的什麼

事，卻無法用正確族語回答，真的有些尷尬，又有些汗顏。我總覺得「語言」學習環境很重要，經常接觸就會有心，實務上用得著就會學，習慣用族語，自然而然就會通。

問題是我們當時教育環境沒有族語教學，來到都會區生活也用不上；小孩在都會接受教育，從幼稚園學基本發音起，一直到大學，主流語言就是生活周圍主溝通管道。族語就晾在一邊，鮮有機會用上；偶爾用上，也是回部落。說到回部落，我們家兩個小孩跟部落小朋友玩得很愉快，雙方都使用他們會的語言表達



直到兩個小孩陸續報到，我才驚覺要學族語。要教泰雅語（當時賽德克族尚未正名）我不會，想跟老人家學，反被修理「自己有家不回，回別人家？」兒子更是絕：「戶口名簿寫我們是泰雅族，你教我的是…」怎麼說，都得從頭說起啊！



2011年筆者（左）代表台灣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發展協會輔導布農族設計師陳美花（中），並接受TVBS採訪。

或溝通，但遇到長輩問話就傻住。哪怕是一句簡單的問候語，只會愣著仰頭傻笑，要不就是躲在我身後不回答。這時的我，臉真的不知該往哪裡擺；我想在都會生活的族人，應該都有這種經驗跟感受。

教學欠環境 族語計畫無疾而終

說實話，有一陣子，發下誓言，一定要教會小孩說族語，還信誓旦旦地計畫從起個原住民名字開始，希望引發他們學習的興趣。用心良苦地告訴小朋友，名字的由來及編撰民族英勇故事給他們聽，前兩天還很有興趣，隔一個禮拜，全忘光光。重頭來過，又是同樣結局；弄得我心力交瘁，倍感無力。再加上我們夫妻倆同時為生活、房貸連番奔波，所以本計畫沒多久就無疾而終。

老婆說要教排灣語，我沒理由反對，認為

多學一種語言，而後人際關係可能會更好。但絕的是，簡單的排灣語從老婆的嘴中，不是發音不全，就是用錯詞，經常鬧笑話，她自圓其說硬拗，結果是挨一頓白眼：「不會，乾脆就不要教」，岳父大人鐵睜眼阻止老婆回話。這回央求岳母大人出馬來教，我想包準不會出錯；不教還好，一教全亂了套，一下排灣語，一下Holo語夾雜日語，族語教的全是罵人的話，我們無言以對，怎麼辦好呢？

玩笑心態教族語 喪失精神意義

民族文化從語言開始，我的經驗告訴我是多認識幾個不同的語言，可以多認識幾個部落的文化。但在都會中，多數跨族朋友都是以玩笑心態來教自己的族語。或許是對本族文化沒自信，抑或是陌生而產生疏離，讓學習者感受不到誠意；就像在白紙上隨意寫字或塗鴉一

樣，沒有精神意義，學不到文化內涵及其精髓，真的很可惜。近期，在都會區，如火如荼地推行族語教學，族語老師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，但教學效果如何？有待觀察。

都會區隔代教養的比率，不會比部落低，岳父、岳母、阿公、阿嬤在帶小孩的機率很高，小孩不出大事，身體健康，做父母的就覺得非常安慰。生活在都會區的原住民朋友，在有限的親子互動時間，當然也希望將族語教給下一代；問題是都會區討生活不易，操持家計者，為了討生活而東奔西跑，難有空閒時間及精力再為小朋友的族語操心，日積月累下就會產生以下事例。

學習動機 最怕應付考試及比賽

認識一個年輕人（暫且保留他的族別），想像中應該會講族語，事實上他一句也不會說。我講了幾句學來僅有的族語，他只有憨笑不答，後來他說：「從小在都會長大，知道自己是原住民，可在家，大大小小都講國語或Holo語，族語這選項根本不用，所以他從小就不會講族語……」。

不會講族語的結果，讓他不敢回自己的部落，怕部落族人笑他。現在他急著讓自己小孩學族語，但其動機不是為學而學，而是為爾後考試做準備。這無可厚非，樂觀地說等他小孩學會族語，大概也會學到該族文化意涵，最怕就是為考試而考試。有機會去觀摩族語教學上課情形，小朋友拿到教材，就朗朗上口，念上一大串。驚訝之餘，偷偷跑去問他剛剛念的詞

句是什麼意思，他也是不知所以然。小朋友只知道一大串族語，是為了應付族語朗讀比賽，硬是背了下來。

又臉書上一個年輕人，說要錄原住民族語專輯，我覺得很意外，現在年輕人很有勇氣，去錄原住民族語專輯，於是跟他閒聊幾句；他一句自己的族語都很難說上口，那專輯怎錄？有一天看到他唱歌的影像傳上網，才意識到他要錄的是教會的聖歌，用族語唱的。這樣也是可以，至少他接觸到族語，應該在詮釋過程中，也能進一步了解涵義。

年輕一代不諳族語 文化恐斷層

前述實例，讓我們驚覺，族語教學仍有難以超越的鴻溝。年輕一代的族語能力包括聽、說，仍未見起色，不僅讓人想到文化斷層的問題。如何避免文化傳承產生斷層，全體原住民應該重新思考，如何喚起過去文化優勢，讓我們將祖先留在神話、傳說、歌謠、舞蹈、祭儀、禁忌、占卜、道德、倫理、社會組織、生產方式之中的智慧及知識內涵，加以傳承並發揚光大。◆



希亞子·巴萬

賽德克族，漢名王文貴，成長於南投縣仁愛鄉春陽村Snuwin部落，1955年生。陸軍官校憲兵科畢業。現任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發展協會「台北原創」辦公室主任。擔任2008年行政院原民會原住民駐村藝術家促進部落在地就業計畫專員、2010年台灣文博會台北原創策展。



有機會去觀摩族語教學上課情形，小朋友拿到教材，就朗朗上口，念上一大串。驚訝之餘，偷偷跑去問他剛剛念的詞句是什麼意思，他也是不知所以然。小朋友只知道一大串族語，是為了應付族語朗讀比賽，硬是背了下來。